

鮑氏國策燕卷第九

縉雲鮑

彪校注

燕

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
代郡屬門南得涿郡之易容城
新城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渤海
之安而樂浪玄菟亦屬焉

西有上谷

文公

相公子元年
顯王八年庚申

奉陽君

衍李兌
二字

甚不取於蘇秦

傳亦云

蘇秦在燕李兌

因為蘇秦謂奉陽君曰齊燕離則趙重齊燕合則

趙輕今君之齊

謂以燕
合齊

非趙之利也臣竊為君不

取也奉陽君曰何吾合燕於齊

問何以

對曰夫制

於燕者蘇子也

言其制燕

而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

如趙豈能東無齊西無趙哉而君甚不善蘇秦蘇

秦能抱弱燕而孤於天下哉是驅燕而使合於齊也且燕亡國之餘也惠公六年大夫誅其亂而

其以權立權謂外以重外以事貴齊晉故為君計

善蘇秦則取之取言與不善亦取之以疑燕齊不

善蘇子蘇子在燕而趙人取之則齊疑燕齊疑則趙重矣齊王疑蘇秦則君多資燕於趙奉陽

君曰善乃使使與蘇秦結交

蘇秦將為從此二十八年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屬

浪遼東井州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屬五

南有呼沱易水出涿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

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

井州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田作棗栗之實足令

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

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

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為蔽於其南也秦趙五戰

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敝而王以全燕制其後

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

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通猶係數千里雖得燕

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

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

於東垣矣垣謂度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

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

秦能抱弱燕而孤於天下哉是驅燕而使合於齊也且燕亡國之餘也惠公六年大夫詩其而也

其以權立權謂外以重外以事貴齊晉故為君計

善蘇秦則取之取言與不善亦取之以疑燕齊不

善蘇子蘇子在燕而趙人取之則齊疑燕燕齊疑合趙而外已齊疑燕亦不能信齊矣燕齊疑

則趙重矣齊王宜疑蘇秦則君多資疑其合奉陽

君曰善乃使使與蘇秦結交

蘇秦將為從此二十八年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屬

浪遼東井州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屬

南有呼沱易水出涿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

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

井州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田作棗栗之實足食

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

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

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為蔽於其南也秦趙五戰

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敝而王以全燕制其後

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

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通猶係數千里雖得燕

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

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

於東垣矣垣謂度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

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

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強秦一近齊趙齊趙強國令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齊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權之難與齊戰也燕再戰不勝趙弗救噲子文公孫謂之

公曰不如以地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吾救

得不事燕齊合則趙輕雖不救我後必事我文公曰善令郭任以地

請講於齊趙聞之遂出兵救燕齊策此後言及

易王文公三十七年己卯

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十年文公卒

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安君蘇秦

為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齊王按戈而却

曰却秦使退此一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飢所

以不食烏喙者本草烏頭一名云以為雖偷充腹而與死

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強秦之少婿也王利其十城

而深與強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強秦制其

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言秦兵為天下精此食烏喙之類也

齊王曰然則奈何乎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

為福因敗而為功故相公負婦人而名益尊齊相

內而韓獻開罪而交愈固宣十二年楚伐鄭許之

彘子不可進也戰于邲晉敗績成十三年獻子將下

軍孟獻子曰晉帥乘必有大功十六年戰于鄆陵楚敗績此皆轉禍而為福

因敗而為功者也王能聽臣莫如歸燕之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已之故歸燕城也秦必德王

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強仇而立厚交也且夫燕秦之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皆從是

王以虛辭附秦而以十城取天下也此霸王之業衍矣所謂轉禍為福因敗成功者也齊王大說乃

歸燕城以金千斤謝其後頓首塗中塗泥也自願卑之甚為兄弟而請罪於秦傳有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群也武安

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

人也見足下初見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

郊顯臣於廷今臣為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

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且

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

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也而以事足下可

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衍蘇秦且夫

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於外足下安得使之

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食詩注素汙武王之義而

不臣辭孤竹之君爾雅孤竹四荒中北餓而死於

首陽之山伯夷傳注在蒲坂華廉如此者何肯步

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

來傳言與女子期抱梁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揚燕秦之

威於齊而取大功乎哉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為也

非所以為人也皆自覆之術覆猶庇護也非進取

之道也且夫三王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

以自覆為可乎則齊不益於營丘即北海營陵足

下不踰衍楚境不窺於邊城之外且臣有老母於

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進取之道

臣之趣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

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燕王

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

家有遠為吏者其妻私入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

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為藥酒以待之矣後二

日夫至妻使妻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為藥酒也進

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主父大

怒而笞之答擊也妾之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

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

臣之事適不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且臣之事足

下亢義益國亢高極也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

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曾不欺之也使

齊衍之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雖堯舜之智不敢取

也言無成功者雖聖智不足取也按秦一門傳有而略

王噲慎易王子元年辛丑

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曰臣東周

之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竊釋耒

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又高於所

聞東周臣竊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之群臣下吏

大王天下之明主也觀其主王曰子之所謂天下

之明主者何如者也對曰臣聞之明主者務聞其

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王之仇

讎也楚魏者王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

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此則計過無以諫者非忠

臣也王曰寡人之於齊趙也非所敢欲伐也言難

辨以其強故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

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

今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念報齊因喪見

身自削甲札札札札妻自組甲緝緝緝緝

身曰有大數矣有之乎王曰子聞之寡人不敢隱

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二年矣自即位

齊者我讎國也故寡人之所欲報也直患國敝力

不足矣子能以燕報齊寡人奉國而委之於子矣

對曰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

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

中附韓魏則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

重矣今夫齊王

閔長主也而自用也

不如燕南攻

楚五年穡積散

穡字

西困秦三年

為秦民憔悴士

罷敵

罷音北

與燕戰覆三軍獲二將

史並而又以

其餘兵南面西舉五千乘之勁宋

舉宋在齊閔二十八年燕昭二

十六年此時未舉也而下十一章亦言齊而包十

二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

得其民力竭也安猶

取哉

言齊不可

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

敝

師兼不

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為固有

長城鉅防足以為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

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為固民力窮敝雖有長城鉅

防何足以為塞且異日也濟西不役

不役者養所

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

以役矣封內敝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臣

貪於財王誠能母愛寵子母弟以為質寶珠玉帛

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輕亡宋

輕者易為之然則前言舉未亡

也則齊可亡已王曰吾終以子補受命於天矣曰

內寇不與

寇猶亂

外敵不可拒

言不能制內則王

自治其外

謂謀

臣自報其內

謂亂此乃亡之之勢

也

彭謂燕昭之舉實自代發之

蘇代為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

駿馬者比三日

比猶

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

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日立於市人莫與言子還

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日立於市人莫與言子還

而視之去而顧之視顧反臣請獻一朝之費元作伯

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

衍之欲以駿馬見於王馬自論也莫為臣先後者賦之

足下有意為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

鎰以為馬食自喻為馬則此淳于髡曰謹聞命矣

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

陳翠合齊燕將令燕王之弟為質於齊代傳說王曾

贊燕王許諾太后聞之大怒曰陳公不能為人之

國亦則已矣焉有離人子母者老婦欲得志焉殺以

辱之陳翠欲見太后王曰太后方怒子子其待之

陳翠曰無害也遂入見太后曰何懼也懼少太后

曰賴得先王鴈鶩之餘食不宜懼者懼者憂公子

之且為質於齊也陳翠曰人主之愛子也不如布

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又不愛丈夫子獨甚太

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齋地百

里以為人之終也嫁則女之事畢矣今王願封公

子百官持職持猶守也群臣効忠曰公子無

功不當封今王之以公子為質也且以為公子功

也而太后弗聽臣是以知人主之不愛丈夫子獨

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在故公子貴太后千秋之

後王棄國家而太子即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

太后與王封公子則公子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

婦不知長者之計乃命公子東車制衣為行具

或獻書燕王燕王而不能自恃得弱國必不惡卑名以

事強事強可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善計也補以

事強而不可以為萬世則不如合弱將奈何合弱

而不能如一以不一為此臣之所以為山東苦也

比目之魚爾雅東方有比目魚不相得則不能行

故古人稱之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合弱而

不能如一是山東之智不如魚也又譬如車士之

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

山東三國弱蓋韓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

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索者智故不如車士矣胡

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凌波至

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

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

三物者物猶人之所能為也山東主遂不悟此臣

之所為山東苦也願大王之熟慮之也山東相合

之主者不惡補卑名之國者可長存言山東欲存

也者可之卒者卒之猶其也出土以成韓梁之西邊此

燕之上計也不急為此國必危矣王必大憂今韓

梁趙三國已合矣秦見三晉之堅也必南伐楚趙

見秦之伐楚也必攻燕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秦

之伐韓故中山亡秦不暇救今秦之伐楚燕必亡

之西邊山東不能堅為此此必皆亡燕果以兵南
合三晉也此三年與楚三晉攻秦處謂此三物
惜乎言猶在耳而諸侯之心已變矣此豈非天三之哉

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

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閔元下

同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

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

之曰齊行宣王何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

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於

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遣蘇代百金聽其所使

鹿毛壽鹿蓋鍾所居謂燕王曰不如以國讓子之人

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由必不受有讓天

下之名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相子之子之必

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舉國屬子之

付子之大重或曰禹授益而以啓人為吏以啓臣

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啓與友黨

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也其實今

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

是名屬子之而太子用事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

而効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以老不聽

政顧為臣國事皆決子之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

姓恫怨將軍市被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見下
謂齊閔王因而什之破燕必矣王因令人謂太子
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
義猶正也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先後雖
然則唯太子所以今之太子因數黨聚眾將軍市
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乃反攻
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殉國構難數月死者數萬
眾燕人恫怨元作百姓離意孟軻謂齊閔王曰今
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
之兵都大邑以因北地之眾齊之北近燕以伐燕士卒不
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

燕人立太元作子平是為燕昭王記三年有彭謂

主也或蘇代之淺說貪竟之名驅禹之實自金身
死國破蓋無足算齊閔所以請太子者近於與滅
繼絕矣而天下不可以虛稱矯舉而得哉故齊閔之勝
之公器也豈可以虛稱矯舉而得哉故齊閔之勝
適足以動天下之兵
而速臨苗之敗也

初蘇秦弟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

秦為燕謀齊故欲囚厲燕質子為謝乃已遂委質為臣燕

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元作

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

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

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

而蘇代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

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哀曰齊請以宋封涇陽君秦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所以不信齊疑其合魏也秦信齊齊秦合涇陽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而不信蘇子矣齊疑其合魏齊秦不合天下無變秦五國無兵代齊之形成矣時齊魏相惡故云於是出蘇代代補之宋宋善待之

昭王

喻子元年庚戌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謂燕王曰六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主元作王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

王遇於勾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令之可以擊人與代王飲而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飲飲也即因反斗擊之於是酒酣樂進取熱飲厨人進斟羹斟注因反斗而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塗猶其姊聞之摩笄以自刺也笄簪也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不聞夫趙王武之狼戾無親暴戾如大王之所明見知也且以趙王為可親邪趙與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趙不書大王割十城乃却以謝趙王已入朝甌池効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濟北盧注云東至海蓋距亦距燕云非王之有也且今時趙

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興師以征伐今天王事
秦秦王昭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是西有強秦之
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燕
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
以求正謀不足以決事今上客幸而教之請奉社
稷西面而事秦獻常山之尾五城趙傳有社稷謂燕
昭賢智主也非儀此說能震動且人之性稟有父
子不相肖者自襄主武靈七八傳矣而欲以其狼
戾無親例之人豈信之哉然而燕昭之聽之也早
甚蓋拊摩新附之民勢未可以有事又諸國從之
者數年故為卑詳以紿其國是僕之橫有天幸也加
唾而弃者史言蘇代復重燕燕使
約從如初此昭王之素所蓄積也
他為燕使魏魏不聽留之數月客謂魏王哀曰不

聽燕使何也曰以其亂也對曰湯之伐桀欲其亂

也故大亂者可得其地小亂者可得其寶今燕客

之言曰也客即事苟可聽雖盡寶地猶為之也王何

為不見魏王說因見燕客而遣之也謂是客也

彼惡知所謂天
下為度者乎

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燕

一辭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

孤極知燕小力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

先王之耻孤之願也此記有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

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

臣處亡國與役處役僕誑指而事之屈指北面而

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被而起而息先問而

後嘿則什已者至人趨則若已者至馮凡據杖

也明視指使則廝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明

籍叱咄呵籍感也當從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

服道致士之法也有道德者王誠博選國中之賢

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

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身隗先生曰

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

得消人謂者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

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

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消人對曰

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

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記

之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

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

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

王弔死問生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國殷富

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

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

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

不下者唯獨莒即墨記同處謂燕昭郭隗皆三代

無它言專欲得賢士而事之此無競唯人之誼也

萬世之美談太史公獨何為前
之亦異於孔氏則修之法矣

客謂燕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

衆猶鞭笞也如馬使齊北面伐燕即雖五燕

能當王何不陰出使密遣散游士頓齊兵

敝其衆使世世無患燕王曰假寡人五年寡人得

其志矣蘇子曰請假王十年燕王說奉蘇子車十

五乘南使於齊謂齊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

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笞也臣聞當世之舉王與起

必誅暴正亂舉無道五句舉攻不義今宋王君射

天笞地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屏厠也當作展其

背彈其臯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

不成且夫宋中國膏腴之地鄰民之所處也齊宋

之者與其得百里於燕不如得十里於宋伐之名

則義實則利王何為弗為齊王曰善遂興兵伐宋

三覆宋宋遂舉燕王聞之絕交於齊率天下之兵

以伐齊大戰一小戰再頓齊國成其名故曰因其

強而強之乃可折也因其廣而廣之乃可缺也

用之言亦難矣燕子所以告齊王天下之正誦也

可以以人之言求諸已無憂而後可以舉人之譽

齊伐宋七年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

萬乘而寄質於齊齊威王也名卑而權輕奉

元作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

淮地宋齊也宋肥大齊肥木健強而國弱也此三

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更信

於齊也宋者齊之害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

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為矣夫民勞而實

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讎而世負其禍矣負其禍足

下以宋加淮北強萬乘之國也宋五千乘見王又

而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齊之方七百里加

之以魯衛言齊因舉宋且并此數國此所謂強萬乘之國也而

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強而燕猶不能支

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智者

之舉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

敗素也敗猶惡也素白繒染為紫而賈十倍越王勾踐棲於會

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

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乎則

莫如還霸齊而厚尊之使之盟於周室背秦而受使齊主盟

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

秦秦挾賓客以待破長之挾秦挾賓客本

秦王昭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

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焉功將割以然而

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

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

弗利而勢為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

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若高陵君二君

信之下先於燕趙秦有變謂背國因以為質則燕趙

信秦矣秦為西帝趙為中帝燕為北帝立為三帝

而今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

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

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而歸楚之淮

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

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敝

躔革復也當作躔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霸必成矣諸侯

戴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伐也秦受諸侯戴齊而

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

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智者不為

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言其然則王何不務

使智士以若此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

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

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資蘇子之之亂而

蘇氏去燕燕欲報讎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

氏王曾策言魏出之宋宋善待之與謀伐齊竟

破齊閔王出走代齊

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如曾參孝已信如

尾生高廉如鮑焦史鮪子魚兼此三行以事王矣

如王曰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為足則臣不事足

下矣臣且處無爲之事歸耕乎周之上地耕而食
之織而衣之王曰何故也對曰孝如曾參孝已則
不過養其親耳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廉
如鮑焦史鰌則不過不竊人之財耳今臣爲進取
者也臣以爲廉不與身俱達不苟取義不與生俱
立仁義者自守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王曰自憂
不足乎憂亦字也對曰以自憂爲足則秦
不出殺塞齊不出營丘楚不出䟽章地三王代位
五伯改政皆以不自憂故也若自憂而足則臣亦
周之負籠耳籠竹器何爲煩大王之廷邪煩澆也昔者
楚取章武屬渤海諸侯北面而朝秦取西山諸侯西

面而朝曩者使燕母去周室之上去猶失也上上地

取也則諸侯不爲別馬而朝矣言同軌而朝燕與朝秦楚同臣

聞之善爲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強

弱揆度也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爲事者不先

量其國之大小不揆其兵之強弱故功不可成而

名不可立也今主有東嚮伐齊之心而愚臣知之

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矜戟砥劍矜子柄戟蓋爲

所也登丘東嚮而歎是以愚臣知之今夫烏獲舉

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雖強國也西

勞於宋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取燕王

曰善吾請拜子爲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爲寡

人東游於齊為燕何如對曰足下以愛之故與何

不與愛子與諸舅叔父負床之孫負言精備床不

得此屬皆不得而乃以與無能之臣何也王之言

臣何如人哉今臣之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

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為為人臣盡其力

竭其能而得罪者乎對曰臣請為王譬昔周之上

地嘗有之其丈夫官三年不歸其妻愛人其所愛

者曰子之丈夫來則且奈何乎其妻曰勿憂也吾

已為藥酒而待其來矣已而其丈夫果來於是因

令其妾酌藥酒而進之其妾知之半道而立慮曰

吾以此飲吾主父則殺吾主父以此事告吾主父

則逐吾主母與殺吾主補父逐吾主母者寧伴躡

而覆之躡於是也伴僵而仆之其妻曰為子之

遠行來之故為美酒也今妾奉而仆之其丈夫不知

縛其妾而笞之故妾所以笞者忠信也今臣為足

下使於齊恐忠信不論於左右也臣聞之曰萬乘

之主不制於人匹十乘之家不制於眾人匹夫徒

步之士不制於士妾妾而又況於當時之賢主乎臣

請行矣願足下之無制於群臣也

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詭者言也沈州謂蘇代

對曰周地賤媒為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

家曰男美然而周之俗不自為取妻且夫處女無

一媒老且不嫁成猶敗無順媒而自銜敝而不售成事也

而無敗售而不敵者唯媒而已矣且事非權不立

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訖者耳王曰善

矣使處謂誰亦一所以惡而實不可廢古者使功

蘇代謂元一作奉君後襲稱說燕於趙以伐齊奉陽

君不聽乃入元一作入惡趙令齊絕於趙齊已絕於趙

因之燕謂昭王曰韓為謂臣曰人告奉陽君曰使

齊不信趙者蘇子也令齊王閔召蜀子齊將使不伐

宋者補蘇子也與齊王謀遁取秦以謀趙者道逃去也

言避秦兵取蘇子也令齊守趙之質子以甲者又

蘇子也請子以請齊告子名不害代請果以守

趙之質子以甲果者必如是必守子以甲言告財

然其言惡矣雖然王勿患之代人所告奉陽之言於

惠之故代告王以無患臣然知入齊之有趙累也

言其出為之以成所欲出者奮不顧也言知其有

臣死而齊大惡於趙臣猶生也今齊趙絕可大紛

已也持臣非張孟談也使持使臣也如張孟談

也齊趙必有為智伯者矣奉陽君告朱謹與趙足

曰代稱奉陽之齊王使公一曰齊人命說奉陽

曰必不反韓珉今召之矣反前必不任蘇子

以事今封而相之必元作不燕今以燕為上交

吾所恃者順也公名今其言燕有甚於其父順始

與蘇子為讎見之如元作無無厚奉賢之兩之兩

相已矣吾無齊矣並述奉陽君之怒甚矣此代

如齊王字新王之不信趙而小人奉陽君也特人

因是而倍之音背言不以今時入紛之解而復合

則後不可奈何也故齊趙之合言可可循也循言死

不足以為臣患代本以二國之故必不順燕今逃

不足以為耻為諸侯不足以為榮被髮自漆為

厲不足以為臣辱然而臣有患上臣死而齊趙不

循惡交分於臣也燕以二國可而代不欲則三

則代之惡皆有而後相効交後見其不是臣之

患也後時若臣死而必相攻也臣必勉之二

求死焉堯舜之賢而死禹湯之智而死孟賁之勇

而死烏獲之力而死生之物固有不死者乎在必

然之物死者以成所欲王何疑焉臣以木若逃

而去之詐以罪臣以韓魏循自齊言進燕則自齊

而為之取秦言勤趙深結趙以勤之此勤也

累燕奉陽君告朱謹曰亦代蘇子怒於燕王之不

以吾故指奉陽吾弗子相子謂又不子卿也殆無

燕矣其疑至於此謂真怒燕者故臣雖為之

不累燕疑代怒燕故代燕為又不欲王欲言其

不自相攻不須燕伊尹再逃桀而之湯果與鳴條之戰而以

不自相攻不須燕伊尹再逃桀而之湯果與鳴條之戰而以

湯為天子伍子胥逃楚而之吳果與相元作舉之

戰而報其父之讎今臣逃而紛齊趙始可著於春

秋且舉大事孰不逃相公之難管仲逃於魯陽虎

之難孔子逃於衛八年陽虎作亂十二年張儀

逃於楚韓白圭逃於秦未望諸相中山也此與

同使趙趙劫之求地望諸攻關而出外孫之難味

薛公釋載不乘車也逃出於關齊錯二十五年田文入

大事逃不足以為辱矣卒絕齊於趙趙合於燕以

攻齊敗之姬得出去三晉稱以為好補士好客自喜故舉

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而有齊人仕於燕者昭王君

而謂之曰寡人且與天下伐齊且暮出矣子必

爭之爭之而不聽子因去而之齊寡人有時復合

與齊預言不勝且以因子而事齊當此之時也燕齊不

兩立然而常獨欲有復收之之志若此也不收猶合

則不可復合而無合之志燕聊為之此其所以不

齊魏爭燕齊謂燕王曰吾得趙矣魏亦謂燕王曰吾

得趙矣燕無以決之而未有適子也蘇代謂燕相

曰臣聞辭卑而幣重者失天下者也辭倨而幣薄

者得天下者也今魏之辭倨而幣薄燕因合於魏

魏補得燕元作齊遂北矣魏昭十二年與秦趙韓

燕伐齊敗之燕獨入臨

苗此二
十八年

蘇代自齊使人謂燕昭王曰臣聞元作聞離齊趙

齊趙已孤矣王何不出兵以攻齊臣請為王弱之

燕乃伐齊攻晉疑兵也實合魏今人之代謂閔王

曰燕之攻齊也欲以復振故地也復振舉也蓋欲

兵在晉而不進則是兵弱而計疑也王何不令蘇

子將而應燕乎夫以蘇子之賢將而應弱燕燕破

必矣燕破則趙不敢不聽是王破燕而服趙也閔

王曰善乃謂蘇子曰燕兵在晉今寡人發兵應之

願子為寡人為之將對曰臣之於兵何足以當之

王其改舉別用王使臣也是敗王之兵而以臣遺

燕也戰不勝不可振也振救也王曰行寡人知子矣

蘇子遂將而與燕人戰於晉下晉地齊軍敗燕得

甲首二萬人蘇子以其餘兵以守陽城而報於閔

王曰王過舉令臣應燕今軍敗士二萬人臣有於

質之罪請自歸於吏以戮閔王曰此寡人之過也

子無以為罪明日又使燕攻陽城及狸燕地也

狸陽城取又使人謂閔王曰日者齊不勝於晉下此

非兵之過齊不幸而燕有天幸也今燕又攻陽城

及狸是以天幸自為功也王復使蘇子應之蘇子

先敗王之兵其後必務以勝報王矣王曰善乃復

使蘇子蘇子固辭王不聽遂將與燕戰於陽城燕

人大勝得首三萬齊君臣不親百姓離心燕因使

樂毅大起兵伐齊破之彪謂蘇代之於燕齊皆嘗

獨為燕圖齊之深何哉昭王賢也雖然康獨不食

民為燕圖齊之深何哉昭王賢也雖然康獨不食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

言人之故獻御書而行者以書御曰臣貴於齊燕大夫

將不信臣臣賤將輕臣臣用將多望於臣望猶齊

有不善謂惡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齊將曰善為

齊謀天下攻齊將與齊兼貿元作臣貿猶臣之所

重處重留元作也重猶難也留謂王謂臣曰吾必

不聽眾口與讒言吾信汝也猶列眉也言無上可

以得用於齊次可以得信於下苟無死女無不為

也以女自信可也由猶與之言曰王與去燕之齊

可也期其元作於成事而已臣受令以任齊得任及

五年齊數出兵未嘗謀燕齊趙之交一合一離燕

衍王與齊謀趙則與趙謀齊燕與齊謀趙實欲離

齊以成齊之信燕也至於虛北地虛言不設備行

其兵代北兵今王信田伐與參去疾之言代者議

且攻齊使齊犬馬而不言燕且辭也大馬言已賤

今王又使慶名燕今臣曰吾欲用所善王苟欲

用所善王欲用之則臣請為王事之王欲驛臣

同見鄒元作任所善則臣請歸驛事臣苟得見則

盈願其危哉功成者均不能此大患秦昭之明代

之謀於趙矣彼哉彼哉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止曰楚得枳

郡而國亡皆謂失地秦昭七年齊得宋而國亡此

二十八年入臨菑三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

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言此以見克齊秦

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

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汶江水出岷山乘夏水江夏注

江別至南郡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

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史注在寡人

積甲宛東下隨屬南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實

人如射隼矣隼祝鳩也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

遠乎楚王為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

起乎少曲韓地范睢傳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

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繇由離兩周而

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

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卷四不通此下軹元

枳道道南陽封冀道所由也後志河東兼包兩

周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銛戟在後決滎口

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

徐注在平曰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

則滅大梁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

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戰因以穰宋為齊罪秦欲攻韓元作齊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人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必言攻之决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離補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恐楚擊其後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天殘均陵地缺塞黽隘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黽隘為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膠東國故齊國

頃紀注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元作公子

延子秦因犀首攻趙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而重

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為

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為和贏則兼欺舅與母贏謂

謂穰侯適燕者曰以膠東適適趙者曰以濟西適

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蹇郢阮適齊者曰以

宋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集韻虫名喻易也毋不

能知舅不能約龍賈之戰魏襄五年秦岸門之戰

封陵之戰魏哀十六年秦敗我封陵忠岸亭在

穎川高商之戰史不趙莊之戰趙肅二十三年趙秦

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

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

言上三地被禍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

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

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諸侯從親如蘇秦

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

以壽死名顯諸侯代傳有在伐齊事後慮謂秦之

弄之也而諸侯莫省獨一燕昭知之然亦不久死矣處故曰秦橫之成天幸也

燕饑趙將伐之楚使將軍之燕過魏見趙慄趙恢曰使除

患無至徐之使易於救患伍子胥宮之竒不用除此

者惠燭之武傳三十年晉秦圍鄭佚之孤言於鄭伯

之武見秦伯曰鄭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倍鄰

秦伯說乃還張孟談皆救受大賞是故謀者皆從

事於除患之遺者謂救而無元作使除患無至者

今與以百金送公也公謂不如以言公聽吾言而

說趙王文惠曰昔者吳伐齊為其饑也伐齊未必勝

也而弱越乘其敝以霸今王之伐燕也亦為其饑

也伐之未必勝而強秦將以兵乘元作王之西是

使弱趙居強吳之處而使強秦處弱越之所以霸

也願王之熟計之也使者乃以說趙王趙王大說

乃止燕昭王聞之乃封之以地封恢也恢蓋趙之

燕亦所以

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惠王趙惠曰今者臣來過

且伐燕蘇代為燕謂惠王趙惠曰今者臣來過

水蚌方出曝也蚌屬而鷸啄其肉將鷸知蚌合而籜

其啄也籜籜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

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見死鷸兩者不

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又相

支以敝大衆臣恐強秦之爲漁父也願王熟計之

也惠王曰善乃止

惠王昭王子元年

昌國君樂毅爲燕昭王合五國之兵韓魏燕之兵

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

聊甚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

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爲望諸君齊

田單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燕

王悔懼趙用樂毅乘元作承燕之敝以伐燕燕王乃

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

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

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群臣寡人新即

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爲將軍又

暴露於外同暴曝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

與寡人有隙元作鄰隙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爲

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

乎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

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

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無罪而殺殺非義也故遁逃

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負言荷罪在身故不敢為辭說今

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

以畜幸臣之理畜養也幸親愛之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

事先王之心明白猶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

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

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

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

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時諸侯不通出關則以節傳之故上言毅自魏

往哀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

中而立之乎群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為亞

卿亞次也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

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

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

驟勝之遺事也閉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

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元作於

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楚欲得淮北魏

欲得宋時皆屬齊趙若許許燕約楚趙宋盡力宋雖已舉其

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

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回顧而反言其速起兵隨而攻

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

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

長驅至國齊王聞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

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大呂律均元英燕樂名

故鼎反乎曆室故鼎齊所得燕鼎凡鼎以律曆之室齊器設

於寧臺燕臺削丘之植州國植植於汶篁汶水出太

山來燕原竹田曰自五霸以已來功未有及先王

者也先王以為順于其志以臣為不頓命頓猶墜故

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

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臣聞

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蚤知

先見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

耻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通太公及至

棄群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遺義執政從事之臣

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新立之君皆庶孽之施

及萌隸萌眼皆可以教於世臣聞善作者不必

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

故吳王遠迹至於郢夫差弗是也不然而子賜之鴟

夷而浮之江其鴟夷名馬革為故吳王夫差不悟

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弗悔子胥不蚤見

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全功以明先

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非離也墮先

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

者義之所不敢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

聲忠臣之去也不索其名致其君而自索臣雖不安乎數

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

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惟君之留意焉有傳

張田為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田田

曰燕王所為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

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

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剗子

腹剗判也及子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

要且死子腸亦且寸絕境吏恐而赦之

王喜惠王曾孫元年報王五十二年丁未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為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

曰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

乃召昌國君樂間殺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

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

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

以為趙可伐遽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

萬攻鄗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

遇栗腹於鄗使樂乘殺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

人大敗樂間入趙燕王以書且謝焉曰寡

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指國而去則寡人之

不肖明矣燕王而君不肯聽故

使使者陳燕意燕王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

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寡人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言雖無出之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怨於我人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元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世唯薄我行有失而故惠

用行與我不合反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任猶而

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之也擇其無所取之國

之有封疆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

相和出語鄰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

未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

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

寡人蓋一作畫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

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

惡名所謂任不不難受也。本欲以為明寡人之薄

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

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况傷人以自損乎。君

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
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抑下惠曰苟與人
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
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
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遍天
下語曰論不脩心凡有脩者先必有善論者不然議不累物仁
不輕絕智不簡功簡與附反簡棄大功者輟也輟
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
者臣可耳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
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意
然余且慝心善待之心以不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

而惡使寡人進不得脩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
也言聞量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
之樂間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彪謂過
然後為過燕王喜過在於復諫伐趙其於間未見
其有可絕之處而能悔如此禮不云乎其差也何
去其謝也可食何間絕之深也抑其書
詳條達明麗婉乎孰復天下之臆文也
秦并趙北向迎燕并合也燕王聞之使人賀秦王
始使者過趙趙王襄繫之使者曰秦趙為一而天
下服矣燕元作之所以受命於趙者為秦也言燕
秦與趙合今臣使秦而趙繫之是秦趙有隙秦趙
有隙天下必不服而燕不受命矣且臣之使秦無
妨於趙之伐燕也趙王以為然而遣之使者見秦

王曰燕王竊聞秦并趙燕王使使者賀千金秦王
曰夫燕無道吾使趙有之子何賀使者曰臣聞全
趙之時南鄰為秦北下曲陽為燕下曲陽屬趙趙廣三
百里而與秦相距五十餘年矣所以不能反勝秦
者反猶報也言數為秦國小而地無所取今王使
趙北并燕此并謂之燕趙同力必不復受命補於秦
矣臣竊為王患之秦王以為然起兵而救燕趙悼
年攻燕取狸陽城兵未罷秦攻薊拔之此十九年

燕太子丹質於秦云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
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鞠武曰燕秦不
兩立願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

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
之怨傳言丹質秦秦遇之不善欲批其逆鱗哉批白結切擊也
時也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太子曰然則何由太
傅曰請入圖之請太子入息居之有間樊將軍亡
秦之燕太子客之太傅鞠武諫曰不可失秦王始
之暴而積怨於燕怨其歸足為寒心又況聞樊將軍
之在乎是謂元作委肉當餓虎之蹊蹊裡禍必不
振矣燕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急遣
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
講於單于然後乃可圖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計曠
日彌久心昏然恐不能須臾言已憂思昏替且

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
終不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丹
命固卒之時也知禍且至而猶為願太傅更慮之
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而慮沉沉猶可
與之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可乎鞠
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行曰願圖國事於先
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爲
道不敢背之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
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
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駑馬
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云矣

雖然元不敢以乏國事也不令太子所善荆軻人
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行願交荆軻可乎田
光曰敬諾則起趨出太子送之至陽戒曰丹所報
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
笑曰諾僕行見荆軻僕致敬兒禮曰先與子相善
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
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
光竊不自外言不自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
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者爲行不
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
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

節俠士也

荀悅曰立氣者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俠

欲自殺以

激荆軻

言其死非為壯也

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

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刎而死軻見太子言田光

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

以膝行不立行故言

下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不言者欲

以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豈丹之

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

不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所以哀燕而不棄

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

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饜今秦已虜韓王

秦十七年虜手安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前

數十萬之眾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支

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

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

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闕秦以重利

示之以利使秦王貪其贄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

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

善矣則不可如有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

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

償秦必矣此丹之上願不知所以委命委棄性命

死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

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

於是尊荆軻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
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
意久之荆卿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遷
十九盡收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略經太子
丹恐懼乃請荆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
侍足下豈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
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併今樊將軍秦王
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
地圖後志涿郡方城縣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
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來歸丹
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

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將軍名曰秦之
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
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樊將軍仰天太息
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軻
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仇者
何如樊於期乃前曰奈何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
獻秦王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袖而右
手搥其胷搥刺也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
之耻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
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腐者痛之極乃今得聞教遂
自刎也列斷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無

可奈何乃遂盛焚於期之首函封之於是太子預

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

使工以藥淬之淬當從火堅刀刃也以試人血濡

縷沿濡衣人無不立死者乃為裝行具遣荆軻燕

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不敢悟元作視

悟逆乃令秦武陽為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

居遠未來而為留待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

悔乃復請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無意哉丹請

先遣秦武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

與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

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

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

祖行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

地形訓云變徵為商蓋悲音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

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音其

忽抗慷慨壯士不士皆瞋目髮盡上衝冠於是荆軻

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

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為先言於秦王曰

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振同不敢與兵以逆軍吏

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

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頭

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

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

賓禮大小行人以九儀掌賓客之禮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筵

於期之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陞高

階秦武陽色變振恐群臣怪之荆軻顧笑武陽武

陽而前為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

懼也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

軻起取武陽所持圖軻既取圖奉之秦王發圖圖

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

搃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搃

其室搃把持也與操同晉人多然和室劍鞘時惶急惶恐也堅劍堅

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群臣懼

愕愕相遇也卒起不意卒猝同盡失其度而秦法

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

於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

荆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

之搏擊也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

也提搃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

王負劍王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

乃引其匕首以提行搃字本秦王不中中柱秦王

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

以罵足踏坐展兩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

必得約契之復地以報太子也左右既前斬荆軻秦

王目眩良久已而論功賞群臣及當坐者罪所各
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
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
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薊城並此九年燕王喜太
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
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
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秦二十五年而虜燕
王喜秦兼天下其後荆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
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為燕報仇不中而死刺客
此彪謂太子丹不忍一朝之情輕三其國其謀悖矣
夫以一夫行劫刺於大國出於倉卒不意或幸以
中而欲從容質責使悉反似侵地取契以歸此豈特
已首之所可待鞠武切陳似矣太子不用不能功

爭妾婦之明也數士之死燕國之亡皆武寔為之
荆軻之事甚似曹劌其所不可者劌發憤於一朝
而軻畜謀於積歲且白衣祖送者係路其不編露
而先敗抑已幸矣軻不足道也厥後留侯亦袖惟
竊發此其人豈思哉蓋積志仇秦不知所不可使
其不逢漢帝則亦死以爲期不能一日而忘秦也
豫子高漸離張留侯三人者皆孝子忠
臣至一之行也唯軻於此則無處馬

九三十一章

鮑氏國策燕卷第九

鮑氏國策宋衛中山卷第十

縉雲鮑

彪校注

宋

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潁昌壽張

景公

元公元年乙酉

公輸般

魯之巧人為楚設機

天地䟽機屬將

以攻宋墨子

宋人

聞之百舍重繭

百里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

自宋聞子

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為雲梯

上切雲將以攻

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

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

墨子見楚王

非昭則惠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

車有飾

者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禠褐與使
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
若人也王曰必為有竊疾矣疾猶墨子曰荆之地
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荆
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鼉鼉為天下饒
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鮒魚之此猶梁肉之與
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楸楠豫章凡大小宋無長木
此猶錦繡之與禠褐也臣元作以王吏之攻宋為
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虎謂翟之說美
固有竊疾強吞弱大并小直慮其力不給爾豈為
若說止攻哉意者墨守之嚴輸般服病焉假此說
以縮兵則有之彼楚國非
止足而無有竊疾者也

梁王襄伐邯鄲而徵師於宋宋君使使者請於趙王
武曰夫梁兵勁而權重今徵師於敝邑敝邑不從
則恐危社稷若扶梁伐趙扶謂以害趙國則寡人
不忍也願王之有以命敝邑趙王曰然夫宋之不
如梁也寡人知之矣弱趙以強梁宋必不利也則
吾何以告子而可乎雖知宋不助梁然使者曰臣
請受邊城請得攻一徐其攻而留其日以待下吏
之有城而已趙攻之不力使趙王曰善宋人因遂舉
兵入趙境而圍一城焉梁王甚說曰宋人助我攻
矣趙王亦曰宋人止於此矣故兵退難解德施於
梁而無怨於趙故名有所加而實有所歸君便且

以在犀首伐黃下蘇秦論攻宋前故次之此

謂大尹宋卿曰君日長矣君宋自知政言親則公無事

公不如令楚賀君之孝則君不奪太后之事矣時

與則公常用宋矣見用於宋尹

宋與楚為兄弟齊攻宋楚王威言救宋宋因賣楚重

以求講於齊賣謂衡齊不聽蘇秦為宋謂齊相曰

不如與之聽其以明宋之賣元作楚重於齊也楚怒

怒其背已必絕於宋而事齊齊楚合則攻宋易矣

蘇秦與別成齊宜同時知非閔時

剔成嗣時公元年壬子立

齊攻宋宋使威子索救於荆荆王威大說許救甚勸

臧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也臧子

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

所憂也而荆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敵荆之

利也臧子乃歸齊王宜果攻拔宋五城而荆王不

至此四章有蘇秦語得為君偃而君偃我立楚鄰

審亦皆剔成也

君偃辟公子剔成君弟我立元年癸巳

宋行康字王之時安史君偃在年表有雀生驢音

今江東呼為鷓鴣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

巨必霸天下蓋言王大喜於是滅滕隱七年注在

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故射天

咎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
諫臣元作為無顏之冠冠下以示勇割僞之背缺
朝涉之脛缺刺脛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
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館侯其遂得而死見祥而
不為祥反為禍

凡六章

衛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
朝歌後大公徙楚丘濮陽是也

靈公襄公二十九年丁卯

衛靈公近癰疽蓋孟子有其人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
勢以蔽左右復塗偵人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
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

人君者夢見日今子曰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
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
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煬燥也則後之人無從
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
君曰善於是因廢癰疽彌子瑕而立司空狗趙策

悼公出此王十四年癸酉

犀首魏官也非伐黃過衛使人謂衛君此策以文南

悼公知為曰敝邑之師過大國之郊曾無一介之使

以存之乎耳請其罪今黃城將下矣已將移兵造

大國之城下已言已衛君懼東組三百緹緹邪文

屬一組黃金三百鎰以隨使者南文子南文止之

曰是勝黃城必不敢來不勝亦不敢來是勝黃城

則功大名美內臨其倫臨言以功處其倫其夫在中者

國中惡臨議其事議謂諸蒙大名蒙冒也挾成功

坐御以待中之議坐且御言犀首雖愚必不為也

是不勝黃城破心而走歸破心懼恐不免於罪矣

彼安敢攻衛以重其不勝之罪哉果勝黃城帥師

而歸遂不敢過衛

智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駒駘也四百璧一衛君大說

群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大國大權而子

有憂色何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

也野馬四百璧一此小國之禮而大國致之君其

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

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

顏為君子也顏太子名甚愛而有寵非有大罪而

亡必有故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慎勿納也

智伯聞之乃止虎謂南文子衛之賢

嗣君平侯子元年顯王四十五年丁酉

秦攻衛之蒲秦昭四年胡衍謂樗里疾曰公之

伐蒲以為秦乎以為魏乎為魏則善為秦則不賴

矣賴猶衛所以為衛者以有蒲也今蒲入於魏秦

秦取蒲必衛必折於魏魏也魏亡西河之外秦惠

而弗能取者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強魏強之日

西河之外必危且秦主昭亦將觀公之事害秦以

善元作善魏秦王必怨公樗里疾曰奈何胡衍曰公

釋蒲勿攻臣請為公入戒蒲守戒告之以德衛君

樗里疾曰善胡衍因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

之病也其言曰吾必取蒲今臣能使釋蒲勿攻蒲

守再拜因効金三百鎰元作溢焉曰秦兵誠去請厚

子於衛君胡衍取金於蒲以自重於衛樗里子亦

得三百金而歸又以德衛君也

衛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衛客患之乃見梧下先生

蓋以所居為號許之以百金梧下先生曰諾乃見魏王哀

曰臣聞秦出元作入兵未知其所之秦魏交而不脩

之日久矣願王專元作博事秦無有它計魏王曰諾

客趨出客謂梧下至郎門而反曰伴若不為衛客臣恐

王事秦之晚王曰何也先生曰夫人於事已者過

急過猶多於事人者過緩今王緩於事已者安能急

於事人奚以知之王問衛客曰梧下事王三年不得

見臣以是知王緩也魏王趨見衛客彪謂此一時

於利者以先生稱於世其人薄矣而以百金

衛嗣君時 胥靡賢有罪人蓋逃之魏衛贖之百金不

與乃請以左氏衛地缺請群臣諫曰以百金之地

贖一胥靡無乃不可乎君曰治無小亂無大謂大

教化喻於民三百之城足以為治民無廉耻雖有
十左氏將何以用之起而不得言及此足以興
其乎以群臣之所謀知不及其君速矣然事國四
十餘年不受外兵則三百為治之言允蹈之矣者

衛嗣君病富術謂勢順且曰皆衛人子聽吾言也以

說君勿益損也如其教君必善子人生之所行與

死之心異始君之所行於世者食高麗也凡有養

皆得所用者緹錯挈薄也二臣群臣盡以為君輕

國而好高麗必無與君言國事者子謂君君之所

行天下者甚謬緹錯主斷於國而挈薄輔之自今

以往者公孫氏衛國姓也故商君衛之不血食矣

君曰善與之相印曰我死子制之嗣君死勢順

以君令相公子補期君緹錯挈薄之族皆逐之

也慮謂嗣君賢君也富術稱之賤矣蓋諫者之言

以言而委之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

謂僕曰拊驂無咎服皆二愛也車至門扶人扶下教

送母母送婦者將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曰曰徒

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至言也

然而不免為笑者蚤晚之時失也初為婦而云

凡九章

中山漢為國有盧奴北平北新城廣

中山君

史不世名謚饗都大夫也此言已謫而饗之司馬

子期

中山人後在焉羊羹不遍司馬子期怒而走

於楚說楚王

昭伐中山中山君亡也去有二人妻

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為者也二

入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食臣父

食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

也君死為中山君喟然而仰歎曰與不期眾少其於

當厄其指物辭猶在也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

也怨也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食得士二人

魏文侯欲殘中山滅之謂常莊談人謂趙相子白

魏并中山必無趙矣公何不請公子傾魏君以

正妻因封之中山是中山復立也

魏必不殘其女之封

樂羊為魏將攻中山其子時在中山中山君烹之作

羹致於樂羊樂羊食之古今稱之曰補樂羊食子

以自信明害父以求法此害於父道而羊為

犀首立五王

秦韓燕宋中山也楚春秋時王齊宣魏

後秦惠十二年韓宣惠燕易王武靈獨不王其

秦惠攻元之七年宋偃始王故武靈八年秦惠始王

相王即秦七年也而中山後持持猶疑也立齊謂趙魏曰

寡人羞與中山並為王願與大國伐之以廢其王

中山聞之大恐召張登而告之曰寡人且王齊謂

趙魏曰羞與寡人並為王而欲伐寡人恐亡其國

不在索王耳今所講者救王非子莫能吾救登對曰

君為臣多車重幣臣請見田嬰中山君遣之齊見

嬰子曰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之過

矣以中山之小而三國伐之中山韓益廢王其甚也

言事有甚於此者猶且聽也且中山恐必為趙魏廢其王

而務附焉附趙魏也王廢者齊故不附之是君為趙魏驅羊也非

齊之利也豈若中山廢其王而事齊哉田嬰曰奈何張

登曰今君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中山必喜而

絕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山急而為君難其王

難則所謂則中山必恐為君廢王事齊不王中山

為齊廢之彼患亡其國是君廢其王而立其國齊志也今

於為趙魏驅羊也田嬰曰諾張田曰不可臣聞之

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今五國相與王也負海

不與焉負海齊也此是欲皆在為王而憂在負海

憂齊廢之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奪四元作下

國而益負海也中山與四國同欲今與致中山而

塞四國四國寒心必先與之王而故親之是君臨

中山而失四國也且張登之為人也善以微計薦中

山之君久矣薦進也難信以為利田嬰不聽果召中

山君而許之王張登因謂趙魏曰齊欲伐河東

魏何以知之齊羞與中山並元作為王甚矣今不

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豈若今大

國先與之王以上其遇哉趙魏許諾果與中山王

而親之中山果絕齊而從趙魏

中山與燕趙為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

萬乘之國也中山百乘之國也何侔名於我欲割

平邑屬代郡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藍諸君中山

患之張登謂藍諸君曰公何患於齊藍諸君曰齊

強萬乘之國耻與中山侔名不憚割地以賂燕趙

出兵以攻中山燕趙好倍而貪地倍謂背約吾恐其不

吾據也大者危國次者廢王奈何吾弗患也張登

曰請令燕趙固輔中山固言輔之堅而成其王事遂定

公欲之乎藍諸君曰此所欲也曰請以公為齊王

閔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願聞其說登

曰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

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曰然然則王之為費

且危夫割地以賂燕趙是強敵也出兵以攻中山

首難也首為攻伐之難王行二者所求中山未必得王如

用臣之道地不虧而兵不用中山可廢也王必曰

子之道奈何藍諸君曰然則子之道奈何張登曰

王發重使使告中山君曰寡人所以閉關不通使

者為中山之獨與燕趙為王而寡人不與聞焉此

此君皆中山是以隘之隘亦不通也王苟舉王補趾以見寡

人請亦佐君中山恐燕趙之不已據也今齊之辭

云即佐王必遁燕趙與王相見此並齊王燕趙聞之必怒

絕之王亦絕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說齊
王齊王聽乎藍諸君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廢之
向在其所以存之矣張登曰此王所以存者也此
仲齊以是辭來因言告燕趙而無往以齊王言告
以積厚於燕趙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以賂我
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欲以離我於中山而已
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君曰善遣
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燕趙
果俱輔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彪謂張登臆則中
雖其用智有裨闔風氣而文無害
亦狡獪可喜非君子之所排也
司馬喜中山使趙焉已求相中山公孫弘陰知之中

山君出司馬喜御公孫弘參乘公孫弘曰為人臣
招大國之威以為己求相於君何如君曰吾食其
肉不以分人司馬喜頓首於軾曰臣自知死至矣
君曰何也曰補臣抵罪君曰行吾知之矣行使之
臣雅不相善弘無故云居頃之趙使來焉司馬喜
然似欲中喜者故知求相中山君大疑公孫弘公孫弘走出
司馬喜三相中山陰簡難之簡陰難名也田簡謂司
馬喜曰趙使者來屬耳霍光傳注獨不可語陰簡
之美乎趙使近至且有報可趙必請之君與之即
公無內難矣君弗與趙公因勸君立之以為正妻
陰簡之德公無所窮矣果今趙請之補君弗與司

馬喜曰君弗與趙趙王武必大怒大怒則君必危

矣然則立以為妻固無請人之妻不得而怨人者也

田簡自謂取使取請為使也可以為司馬喜可以為陰

簡可以令趙勿請也簡請使耳實喜自使見下

陰姬與江姬爭為后司馬喜謂陰姬公姬父也曰事成

則有土得民言公得封不成則恐無身欲成之何不見

臣乎怪其不來謀陰姬公稽首首至地也曰誠如君言事何

可豫道者言將厚報之未可先言司馬喜即奏書中山王補

曰臣聞弱趙強中山中山王說而見之曰願聞弱

趙強中山之說司馬喜曰臣願之趙觀其地形險

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敵為資商較之未可

陳也中山王遣之見趙王武曰臣聞趙天下善

音佳麗人之所出也今者臣來至境入都邑觀人

民謠俗徒歌曰謠容貌顏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

行多矣周流無所不至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

也不知者特以為神人元作力言不能及也其容貌

顏色固已過絕人矣若其眉目准頰權衡准鼻頰

輔骨當作顧衛眉上犀角偃月犀角首骨彼乃帝王之后非

諸侯之姬也趙王意移大說曰吾願請之何如同

馬喜曰臣竊見其佳麗口不能無道爾即欲請之

是非臣所敢議願王無泄也司馬喜辭去歸報中

山王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不好

仁義而好勇力臣聞其乃欲請所謂陰姬者中山王作色不說司馬喜曰趙強國也其請之必矣王如不與即社稷危矣與之即為諸侯笑中山王曰為將奈何司馬喜曰王立為后以絕趙王之意世無請后者雖欲得請之鄰國不與也中山王遂立以為后趙王亦無請言也此兩章一事耳而曲折駁異也然則此書之作亦至慎矣

主父欲伐中山使李疵觀之李疵曰可伐也君弗攻恐後天下主父曰何以對曰中山之君所傾蓋與車者傾者却不御也與之同車皆所尊禮者而朝窮問隘巷之士者君而朝士亦尊禮也七十家主父曰是賢君也安可伐李疵

曰不然舉士則民務名不存本本謂朝賢則耕者惰而戰士懦皆不強力也若此不亡者未之有也彪謂李疵小人也乃欲使人君廢賢而置士夫賢者在位將使耕者愈力戰士愈奮而誰敢惰唯且不賢而耕且戰民之分也何敢與賢者並民唯不務名耳豈有務名而不趨於善者乎若疵者小人之無忌憚者也

凡九章

鮑氏國策宋衛中山卷第十終

凡注書曰記者史世家也諸訓淮南子也後志後漢志也

此書音之訛者財作

作唐趙樂狼狼作梁魏

僻作匹皆闐音也赫作郝漸音也故周有仇郝楚有公孫郝趙又有仇赫今並作赫而史樓緩傳有趙郝故杜馮李三郝即從其舊

庚午

晦重校脫誤猶數十處此書手所

撰次書也而若此是以知校正之難也括蒼

鮑彪書

國策舊有高誘注甚畧吾
鄉先生鮑公彪守習孤學
老而益堅取班馬二史及
諸家書比輯而為之注條
其篇目辨其謬缺則補

行則前乖次者悉是正之
時出己意論說四易彙始
成其用功亦廣矣而安軍
傳余得其本刊之會稽郡
齋使學者知前輩讀書不

苟如此公妙年甲進士第
恥求人知嘗有此身甘作
老文林之句其志操可見
白首始為郎即掛冠歸田
里杜門著書有書解及杜

詩注行於世紹熙辛亥日

南王括蒼王信書

是

